

1912

台山文史

第二十辑



台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台山文史

第二十辑

台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本期责任编辑：陈日生

台山文史

第二十辑

编 者 辑：《台山文史》编辑部
（广东省台山市双亭街15号）
出 版 者：台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印 刷 者：台山市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出版证号：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5粤印准字第0379号

EA75/18
本刊顾问

美国：赵 辉 黄寿林 李士君 陈中美 雷子风

伍沃森 朱 恩 梅志超

英国：刘振进 伍宗元

加拿大：林伟俦 温婉芳 雷基盘 马叙哲

新西兰：伍德明

委内瑞拉：梅其美

巴 西：翁克武

澳 洲：伍长然

香 港：李 欢 梁 庭 黄赓平 许沃操 林肇基

陈尚智 赵光国 李伟雄 雷祖臻

澳 门：余君慧 朱威权 谭伯源 陈文仕 陈松添

黄景平

台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主 任：黄仲楫 副主任：梁伟权 陈哲深

委 员：关泽锋 刘 欣 谭小环

目 录

解放前夕台山军政动态(续完)……………伍珍 贾六(1)

台山人物

谭蔚亭传略……………谭云峰 谭树沛(69)

叶观盛传略……………何仲儒遗作(72)

缅怀抗日航空烈士冯星航……………冯华超(75)

博学多艺的黄文宽……………阿 楫(81)

正直廉洁一重清……………黄仲楫(82)

粤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记……………转 载(91)

本刊顾问介绍

关心桑梓,弘扬中华文化的热心人

——访《台山文史》顾问翁克武先生……陈光惠(107)

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提纲……………(111)

编后话……………(114)

解放前夕台山之军政动态

伍 珍 贾 六

四、周汉铃与李江

周汉铃是连县人，抗日战争初期任江会地区民众自卫统率委员会副主任。在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的江会保卫战中，他是参与此战的各支地方部队的副司令，并兼任新顺特务大队长之职，成为作为司令的新会县长李务滋之得力助手。周氏亲临火线，誓死杀敌，率新顺特务大队与配备有飞机、舰艇、战车和炮、骑兵种之日寇浴血苦战五天，表现出色，后终因各部官兵伤亡惨重才被迫弃守江门和会城。是役，周赢得的声誉几可与从台山驰援参战的保七团团团长杨乾吉相媲美。是年秋，第四战区成立“第五游击区纵队”（简称“五游”），以戒备江会日伪军对四邑的进一步入侵。周以少将衔升任为五游副司令，仍直接统率新顺特务大队驻守于战时新会县府所在地天亭圩附近之塘河乡。翌年九月，原管辖粤桂两省及赣南地区的第四战区，缩小为只管辖广西及广东之钦廉、高雷地区，以应付桂南会战失利后的广西局势；新成立的第七战区则管辖高雷地区以东之粤西北、粤东南和赣南地区。因之，“五游”则改称为“第七战区挺进第

七纵队”（简称“挺七”）。设江南、江北（即潭江之南北两岸地区）两个指挥所，周以挺七副司令身份兼任江南指挥所主任，仍率队驻塘河乡，护卫天亭圩；江北指挥所主任一职则由彭秋萍担任。

一九四二年一月，周汉铃升任为挺七司令，他随司令部驻扎于台山县属之公益埠。此后，周之司令部并不固定驻于某地，而是随着战局变化辗转于月山、苍城、公益埠和台城等地。

一九四三年，“挺七”改称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五纵队”（简称“挺五”），周仍是司令。同年，曾在余汉谋之第五路军任宪兵司令的李江出任广阳守备区指挥部指挥官。广阳守备区是于一九四一年四月设立的，指挥部设在三埠（三埠被日伪占领期间则设在赤坎）。守备区内，伍蕃之“挺进第三纵队”和周汉铃之“挺进第五纵队”，以及只有两个团的一五八师，统归李江指挥。

李江上任后，忌周之实力及其抗日事迹在五邑之影响，力图削弱周统率之挺五纵队，并逼其剿共，以上峰身份指令挺五之防区压缩在单水口、月山、龙潭而至苍城的一线之地，北向可防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于水井、云乡、潮透和松山等地的抗日武装向南发展；东向可警戒江会之日伪西犯。这样，周之挺五就变成李的处于最前沿之警卫部队，李则可以在其盘踞的三埠、赤坎两地发号施令，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日伪不西犯则可，一旦沿潭江和新开、新鹤两公路线水陆西进，周必首当其冲要损兵折将，而李则可趁机逃逸。果然，自该年夏初起，日伪之多次西犯，均使周部有伤亡，周水上支队之“自由”、“平等”两浅水舰被炸沉，“模范”号被

击伤，而李江靠周部在火线阻敌之护卫，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六·二四”之役中，三埠失守之后，尚能安全地把广阳指挥部迁设于赤坎圩。

周、李不同之处有二：一、周遇日伪尚能一战，李则必逃；二、周为“地盘”而清共剿共，李为“党国”而仇共反共。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大量中共党员隐藏在新鹤两地各个地方实力派系的抗日武装队伍中，担任政治工作，推动了抗战；在国民党驻新鹤境内的正规军和新鹤两个县政府内亦有他们的存在。他们搞好统战工作，促使具有民族精神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上层人士坚持抗日，孤立了顽固派。这些共产党人并以地方实力派一些头面人物的名义筹组由党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外用他们的武装番号名称开展活动。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

早在江会保卫战之前，在周直接率领下之新顺特务大队的政工人员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中共的抗日武装甚至巧妙地在“挺五”内活动，并发展。

在一九四四年“六·二四”之役，日伪军占领单水口和三埠，周汉铃与李江之部队退缩至赤坎和苍城两地区，潭江以北新会境内新开路沿线之司前、大泽等地和新鹤边境地区，便只剩下由中共掌握的分散在各区乡中的地下武装与日伪周旋了，中共党组织及时地在内部宣布成立“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简称“新鹤大队”），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开展对日伪游击战。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的主力中队，是由隐藏在周汉铃属下周国仪中队中的李龙英排以及由中共所掌握的原新会国

民兵团第十五区队合组而成的。该主力中队的许多军事骨干是从周汉铃的部队中抽调回来的。如中队长周国明就是周汉铃部队中的一个中队长。他是国民党田金乡乡长，后成为周驻双水的第四中队中队长。周国仪早就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叛变前亦曾为人民抗日事业做过许多工作。当周汉铃突然发现这一切时真是惊骇得目瞪口呆，也气得吹须碌眼；而李江则暗自欢喜，阴阴笑地特意私下里向有关的人士指责周，说周“已经戴上了红帽子，不会打共产党，也不会抓捕共产党人了。”其实，大只佬周汉铃也可以指责李江本人是“戴上了红戴子”的：新鹤大队中的陈灿中队，就是以“广阳守备区江北第四大队第六中队”这番号组建的。那个饭桶大队长李侠飞还以为他的第四大队捡了个便宜，多了个第六中队，可以向他的顶头上司李江报功哩！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向外宣告成立，并表明它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日，在驻地松山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旋即，该大队扫清了新会境内新开公路沿线残存下来的日伪势力，使新会潭江以北地区与鹤山云乡、开平水井等游击区连成一片，并封锁了潭江，切断了江会与单水、三埠日寇水陆两路的联系通道，有力地支援了台开抗日军民对三埠、单水两地日伪之围攻。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中共领导的珠江纵队主力近五百人，从五桂山开出，在新鹤大队接应下顺利地渡过西江北水道，经棠下地带进入粤中腹地；十一月上旬，珠纵在新鹤大队配合下，攻下了受顽固派控制的宅梧圩，开仓济民，开辟了以皂幕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多个区、乡的革命民主抗日政权。

回过头来再谈谈周汉铃。江会保卫战中，拥有四个中队的新顺特务大队，伤亡过半，丢失了许多武器。周氏为此心疼，以后便不那么拚死抗日，转而注意保存和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及培植私人势力。江会陷落以后，银洲湖以东睦洲、三江、古井等地尽失，新会县府靠周之兵力保卫偏安于银洲湖以西的崖西、天亭一隅之地。周氏驻于塘河，大有挟天子以号令诸侯之势，他又有五游、挺七少将副司令之衔头，新会各地不少“大天二”和实力集团的头头，都愿意受其安抚、统辖，被他网罗指挥，唯有三江的赵其休可与之分庭抗礼。

赵其休在澳门拥有产业，是一走私枭雄。香港被日寇占领初期，赵氏运用其一套完整的走私手段，帮助不少外国人士和“党国”要员脱险，逃离香港。因之，赢得国际声誉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称赞，四、七两个战区的长官部，都授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名衔。

赵其休具有浓厚的乡土感情及民族意识，是新会地方实力派人士中最为坚决抗日的。他容纳了一大批思想左倾的进步青年在他的部队中任职。当时，中共党员黄虹、赵彬、李如璧、李桂藉、李德光、陈中坚、林兴华、赵荣、赵向明、钟华等同志就是隐藏在赵氏的部队中活动的。其中林兴华后来是我台开赤人民武装的主要负责人。当时，陈中坚是赵其休的护航第二大队的中队长，黄虹是大队副，赵彬和林兴华也是赵的两个中队长，钟华甚至是赵的秘书。值得玩味的是：李江从来没有指责过赵其休“戴了红帽子”。而且，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还委派赵为“广阳守备区指挥部新会办事处主任”，率部卫戍崖西，保护县府所在地天亭，填充了周汉铃

以前的位置。而此时之周汉铃率领的“挺五”正龟缩于月山、苍城一隅之地，正面有三埠、单水之日伪，侧面有共产党的新鹤大队在他以前的地盘司前、大泽、田金等地活动，后面则有李江之广阳守备区指挥部。落得如此境地，周汉铃又怎能不清楚李江之用心呢。尽管周与李有如此诸多矛盾，但李毕竟是周的顶头上司，周还是惧怕李的。周曾对他扣捕的中共党员周向荣说：“广阳指挥部那边的人审讯你，你不能说认识我，更不能说曾是我的下属。”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新鹤大队公开身份，对外宣布成立，又接应珠纵挺进粤中，引起震动，反动顽固派立即掀起在粤中清剿我抗日武装之浪潮。

在反共浪潮中，地方人士在新鹤大队帮助下于司前圩组建的黄炳光中队叛变投靠周汉铃，并劫持了中共派到该中队当排长的陈辉、袁毅两同志。稍后，周国仪中队亦叛变投周。新鹤大队为了团结抗日，避免磨擦，以珠纵司令员林锵云名义开具公函，由曾是周下属之周仲荣带往月山而交周。周却拍着桌子大骂：“我这个司令员大，还是他这个司令员大，要打过才知！”并立即扣留周仲荣，连同陈辉、袁毅等一起押至赤坎，交由李江处理。后陈、袁被杀害，因无法证实周仲荣是中共党员，由家人保释出狱得以生还。同时，驻崖西的赵其休之护航大队长高勤，接李江密令将黄虹逮捕并加以杀害；赵部中，许多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被迫纷纷离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周汉铃的何志坚大队向我驻水井的部队进犯被击退；此后，周的“挺五”在驻西江的“挺三”配合下，以国民党六十四军为后盾，图谋向珠纵及新鹤

大队大举“围剿”。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周趁新鹤大队集中松山欢度元旦之际，指挥“挺五”倾剿从月山出动奔袭将松山重重包围。激战竟日，新鹤大队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趁着夜色掩护才突出重围；周趁势占领水井、云乡、潮透等地，摧毁中共在开鹤新交界及新鹤、新开沿线的各个区乡政权和司前、大泽两个税站，并指使熟知内情之中共叛徒周国仪带队搜捕中共党员及革命群众，大肆抢掠、烧杀和勒索，使新鹤大队损失惨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周汉铃于一九四七年出任“五邑清剿指挥所”主任，率部继续“扫荡”五邑境内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又犯下许多罪行。

五、逃命将军李江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李江从未上过火线，遇日伪必逃，曾因此受蒋介石通缉而隐匿了一个时期，后终因其一贯顽固反共而又继续受到国民党重用。

经历过沦陷期间那场灾难的潭江沿岸的四邑人，对于“南楼七壮士”“李江逃夹水”事件，尚记忆犹新。

一九四五年，失败已成定局的日寇，为了掩护和接应从海南岛及从桂黔两省撤出的十数万军队，盘踞南番顺及江会之日伪向三埠增兵，力图打通四邑至两阳之南路交通线。七月十六日，日伪军从三埠出动，分左、中、右三路大举西犯。广阳守备区指挥部和第一专保公署所在地之赤坎圩于当天被从陆路进击之左、右两路日军占领；中路沿潭江逆流西进之日伪运兵船艇，遭到沿江两岸各乡团队袭击而受阻于高

咀村对岸司徒氏族子弟所据守之南、北两碉楼面前。在日寇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北碉楼弃守，但固守南碉楼的七壮士坚决不撤退，苦战八天，予敌重创，终因弹尽粮绝，又受到毒气弹攻击昏迷而被俘，全部壮烈牺牲。

与南楼七壮士相比，广阳指挥部指挥官李江、第一区专保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黄秉勋、副司令彭济义等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在日伪军出动西犯之当天清晨，未经接战，即弃守赤坎，率领三军，惶惶远遁，逃至恩平县北部边境山区之夹水圩藏身。未几，日寇宣布投降，他们原班人马却以胜利者的姿态浩浩荡荡地返回赤坎庆祝抗战胜利，但赤坎和三埠之民众都憎厌和鄙视他们。

六、李国伦首遇难题

历史的画面又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九年。

上面提到李国伦于四月三十日乘搭“新联和”花尾大渡离开广州往台山出任县长之职。五月一日上午，李氏及其随员在公益埠登岸，受到当地以李朗星为首的三百多人欢迎，并在“金城酒家”早膳，随即由从台城赶来的“联义社”社员及保安队十多人护送，乘台鹤行车公司的六号车抵台城。旧任县长李英、主秘郭经文、县城商会理事长李召生、参议员李述菴等十余人鹄候于车站迎迓。当晚，李氏下榻于中和路中新金舖内，翌日移榻于台鹤车站一楼，随即拜会地方绅耆，并提出希望旧任人员留任。

五月三日，李国伦偕同台山县参议会议长陈觉生、副参议长伍润三等一行十多人往三埠进谒专员李江，密商台山的

“治安问题”，并受李江招待在“燕香酒店”进膳。下午一时返台城。

五月四日，李国伦与旧任李英举行交接仪式后正式以台山县长的身份视事。翌日下午三时，十区专署专员李江偕同保二师第六团副团长容俊杰及营长丘中焕等数人，由三埠乘台鹤公司的十号专车抵台城与李国伦等磋商所谓“治安”问题，并应陈觉生、伍润三邀请赴“西濠酒店”晚宴，入夜八时始乘原车回三埠。

上面提及的丘中焕，是保二师第六团第四营营长。该营于四月十七日进驻台城，四月二十日开往冲菱、斗山、都斛一线，接替广州绥靖公署警卫团李营的防务。绥靖公署警卫团整团人马于该日撤离四邑，回穗整训。保二师第六团是因警卫团撤离而进驻四邑的。

李国伦上任伊始，尚未来得及作出人事安排，便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三件颇为伤脑筋的事情：

一、县警察局全体职员领到的四月份薪金全部是县行拨给的五百元、一千元面额金元券，在市面已不能通用，因而大闹县行及县税捐处。他们声言：如不解决，将停止办公待命。

二、县警察局督察长陈不群赴公益埠巡视，见到该埠警察分驻所无人站岗值勤，原来是站岗之警士，只把他的步枪丢在门口，便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睡大觉了。为此，警局当日召见该所巡官，以该所警政如此废弛为由，申斥一顿。

三、五月四日，都斛警察分驻所被“土共”包围缴械，并焚毁文件甚多。

以上三件事，都关系到一个“警”字，在县城有关人士

中引起哄动。对于前两件事，他们或云“年来各级警所警政废弛，办事松懈，警额不足，警枪粗劣，质素低下，贪污枉法，层出不穷，这是事实”，或云“因金融动荡，币值不断低贬，物价飞涨，细钞被拒用，公教人员待遇微薄，警员生活痛苦不堪，衣不完，食不饱，而至情绪低沉，也是事实”，如此等等。这些人士主张：痛恨前者，应整顿警政；同情后者，政府应给予警务人员厚待。

——怎样整顿警政？只不过是长官对他们那些可怜的下属申斥一顿而已，

——怎样厚待呢？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如果是有点同情心而稍为关心他们的生活的话，台山县银行又怎敢如此斗胆地把早已成为废纸的只有五百一千面额的金元券细钞作为四月份的薪金发放给他们呢！那时，三埠的金融市场上，港币与金元券的比率已从一比八万高跳至一比四十万甚至是一比五十万了。当时小贩与顾客交易，因找换比率而争吵的事比比皆是，因此而打骂者，也时有所见。人人患上了“恐惧金元券病”，连一万、五万、十万面额的金元券，也懒得使用了。嗅觉敏锐的三埠商人早就拒用这些所谓金券大钞了。新昌、荻海、长沙三个商会发行了自己的代用券当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金融崩溃到如此地步，连国民党人自己都很清楚，他们的“党国”已经是无望的了。

当时报载：有一位叫邓其生的男子，在台城东华路新门前摆卖卤味，因拒收一万元面额金元券被岗警侦悉扣押回警局处理。这事说明了台城的警务人员诚惶诚恐地按照县府的指令办事，以此来维护所谓“党国”金融政策的威严，而县行却企图变相吞没他们四月份的薪金额，无怪乎他们闹事了。

至于第三件事，三区斗山、都斛一带的留城人士就显得特别紧张了，他们自己召集了所有旅居台城的三区人士商讨对策，根本不相信李国伦能够拿出什么主意了。

七、台南人民武装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军政界中的情报人员，对台山南部地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活动情况，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台山报界发表了如下看法：

“若大隆洞与古兜山被奸匪盘踞成为钳形根据地，不但三、八、九、十等区①变作奸匪之粮库、盐池及鱼仓。其他各区亦随变作其猎场，盘踞日久则人尽为匪用、地尽为匪立，即有大军更急图难下，此实显著的危險，致命的毒疮。……奸匪绝不畏惧暂驻的国军部队，最怕的是地方组织之武装团队，因国军不能长驻，奸匪可以他出扰乱以作避击，并引国军他往，而地方团队树立不移，一旦坚强起来则奸匪不能再在该地活动，为其心腹之患，故必谋扑灭之。例如海宴联防队之组织，奸匪乘其未能健全之初，全力扑袭缴去全部武器，并分给遣散费，使不能再事组织，用意甚深。”他们在报上呼吁：“地方治安当局及社会热心人士群策群力共谋解决之方。”叫嚣应在“两三月内”肃清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否则“诚恐匪势坐大，从此更形深重，积不能返，邑境祸乱之甚，更难堪设想矣。”

“两三月内”肃清人民武装，是白天说梦，所谓“匪势坐大”，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不幸而言中。

中共领导的台南人民武装是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

四团”留下的军事骨干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台山人民解放军在十区泗门村宣布成立，由林兴华负责军事工作，李安明负责政治工作。该军成立时，只有三个步枪班（每班配备轻机一挺）和一个手枪班，共六十多人。随后，它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壮大起来，活动地区从大隆洞向东越过“端（芬）都（斛）平原”②伸延至冲菱、斗山、浮石、都斛、莘村、赤溪等地，以及沿着古兜山系东南山麓扩展至新会县属之崖西、崖南（交贝石）地区；向西则越过镇海湾海峡和紫罗山区进抵阳江县东部平原地区之新洲、三山、大沟等地。总之，该区域东西两翼伸开，南濒浩瀚的大海，北至潭江南岸平原，地跨数县，面积为四千平方公里，人口近八十万。因之，一九四八年四月，“台山人民解放军”在大隆洞更名为“广东人民解放军台开赤总队”，林兴华为总队长，黄文康为政治委员。尔后，该总队指挥机关在直属连护卫下南下九区，与当地的武装民兵和武工队相配合，扑灭了海宴、汶村两个联防队，歼敌百多人，缴步枪八十多支，轻机两挺和驳壳枪十二支，使九区基本上为人民武装所控制。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在台开边的南安村，“台开赤总队”又宣布改编为“粤中人民解放军滨海总队”，总队长林兴华，政治委员谢永宽。同时宣告成立了“台新赤”（代号“东海”）、“台南”（代号“南海”）、“恩开台”（代号“渤海”）等三个独立大队。四月十九日，粤中分委发出对总队及各独立大队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时，又多成立了“恩、阳台独立大队”（代号“黄海”）和一个“护航大队”。此时，以大隆洞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人民武装主力连